



# 第一節 中山土地廟

——福神阻止氾濫，見證滄桑變良田

◎劉瑞祺

**竹**東鎮中山里土地廟重建落成，居民認為當地能從頭前溪腹地的滄桑變成良田，「土地公」的庇佑，功德無量，廟宇在八十六年重建完成，盛大慶祝。

廟宇籌建委員會主任委員吳水芳說，位於竹東雞林里的「中山土地廟」，目前是該里五千餘居民的信仰中心，也有不少轄區外的居民前往膜拜。原有的土地廟十分窄小，早已無法容納信徒的需求，經協商決定進行重建，歷經一年施工，八十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慶祝落成。

中山土地廟的前身，即早在八十幾年前，居民只豎立三個石頭象徵「福神」而祭祀，當時土地廟四周的方圓五百里，都是一片荒地，經常因頭前溪洪水的氾濫，造成嚴重災害，經供奉「福神」後，居然出現太平的景象，原本是荒地的雞油林，在居民胼手胝足致力開墾後，使滄桑成良田，農舍逐漸增多，成為一片樂土。

民國四十九年時，象徵「福神」的三個石頭，經居民決議後，改建為具規模的小廟，如今該里繁榮且萬商雲集，土地廟香火鼎盛，經信徒們再三建議並踴躍捐輸，將窄小的廟宇拆除重建成為美侖美奐的土地廟。

事經三十多個年頭後，八十六年九月底改建落成的土地廟，舉行盛大的慶祝儀式，恭迎城隍爺等眾神蒞臨「督陣」，也舉辦梨園劇演出及大雞比賽等活動。

# 第二節 塹港富美宮

——三王爺為奸人所害，成神庇佑人民

◎潘國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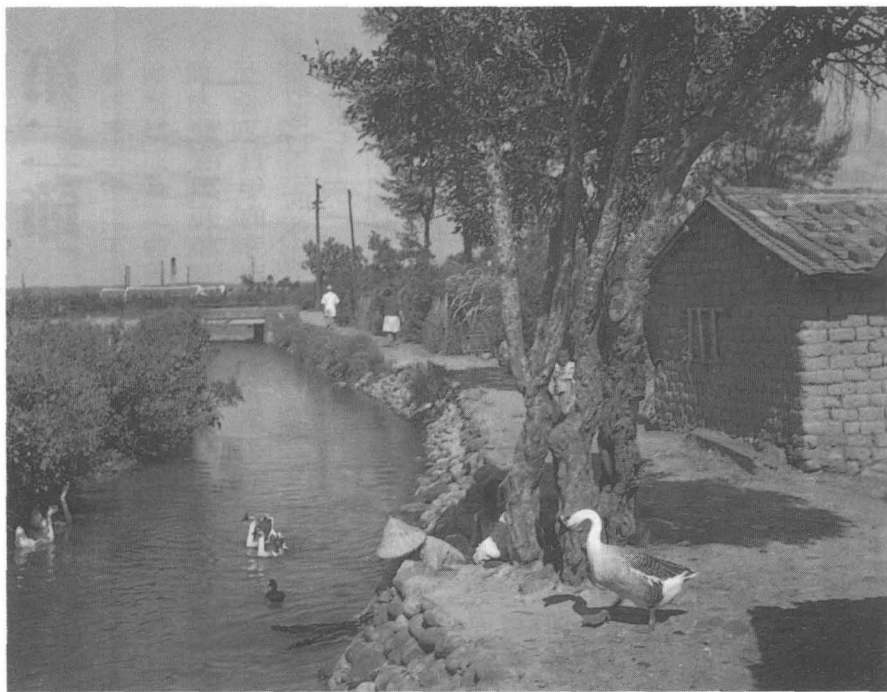
「塹港富美宮」建於嘉慶元年（一七九六）到民國八十五年（一九九六），是一座成立二百年的寺廟。八十五年冬至該廟舉辦盛大的建廟二百周年慶。富美宮早期是位於頭前溪口岸的沙洲上，是兩岸通航、通商人民祈求庇護的廟宇，也是見證該地區興衰的重要指標。

富美宮安奉蕭、潘、郭三府王爺，三王爺是從福建泉州後尾神舫（王船），漂到頭前溪口一帶，被信徒請上岸安奉祭祀，庇佑人民。信徒集資創建的原廟，落成於嘉慶初年（一七九六），這座寺廟不獨是新竹縣市的「竹塹五十三庄」善男信女膜拜的中心，外地也經常有香客祈禱求福，香火相當興盛。

富美宮沿革簡介中記載，相傳蕭王爺是漢宣帝時被奸所害，他是王爺廟的老王，潘王爺是二王、郭王爺是三王。潘、郭二位王爺是唐朝人士，也受奸臣所害。

早期三府王爺僅是一座小廟，設立在頭前溪口的沙洲上，在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因一場颱風洪水將這座北寮富美宮沖毀。當時正好漲潮老王蕭王爺溯回漁寮（今之新港里），而二王潘王爺流回舊港，三王郭王爺流到椽榔溝，先後被先民拾獲，這是北寮富美宮的建廟時期（一七九六—一八四五，前後四十九年）。

水患過後，地方善男信女有感於富美宮信徒遍及五十三庄，廟宇雖被沖毀，但為宣揚王爺濟世救人的精神，而在現址重建新廟。興建時，曾經流傳下來的故事是，三位王爺曾化



◆五〇年代鳥瓦窯圳的農村景象，十分樸實，野趣橫生。（謝煌坤攝）

身平民老者，到大陸福州購買建材，租船運回塹港供建廟宇之用。經歷了一百二十年（一八六〇—一九八〇），民國六十九年寺廟管理委員會，商議拆除重建，經過十三年興建完成。

雍正九年（一七三一）就已經利用頭前溪口岸，以貿易需要而開港，稱之為塹港。開港初期以福州、廈門、溫州為主，後來伸展到天津、朝鮮、呂宋和暹邏等地，開墾竹塹第一位漢人的福建泉州人王世傑，就是從塹港移民來新竹開墾。

儘管後來因泥沙淤積而使關閉塹港，在鄰近另闢停泊處，稱為新港，塹港被稱之為舊港。當時兩岸通商通航頻繁，不論是漁民或貿易商，都將富美宮視為庇護的信仰中心。直到日

據時代後期對本土文化的抑制，兩岸被限制往來而盛景不再。

富美宮儘管受到上述影響，但信徒熱烈襄助集資，花了十多年的時間，這座富麗堂皇的寺廟興建起來，可以了解富美宮信徒所匯聚的力量。

## 第三節 溪口水流公

——陰廟討明牌，愈晚愈瘋狂

◎何高祿

### 頭

前溪舊港橋北端溪畔，有一個小廟，廟裡供奉的是「水流公」，水流公無名無姓，曾經香火輝煌過一陣。

「水流公」與眾不同之處，可能是全國各地少有的神名，以往在舊港橋附近有一處帆船碼頭，不少人來碼頭遊玩，為了保平安，會到這裡膜拜一番。

帆船碼頭消失以後，水流公沒有因碼頭消失而斷了香火，反出現一陣相當熱鬧時期，徹夜燈火不斷，不少大家樂迷和後來的六合彩迷，利用夜間到此地求明牌。

大家樂、六合彩讓水流公名氣騰起，一時之間香客要排隊上香，六合彩賭風過去，才漸漸讓這座面溪的小廟清靜，雖然現今廟前的香客銳減，但是香爐內依然可以見到成片倒插燃畢的香煙頭，一般來說，供奉香爐內出現香煙祭祀，屬於陰廟。

水流公的確是一座陰廟，據經常到此地祭拜的香客們說起水流公的由來，是建廟的陳姓百姓在頭前溪畔發現幾根白骨，這些白骨是何來歷無法推敲，為了讓白骨入土為安，把白

骨拾起整理以後埋在廟旁，募集些經費蓋了一座小廟。

小廟該取個什麼名字？和幾名友人想了很久無法決定，後來一個靈感突然而起，決定採自然的抽象方式，因這些白骨是經由水流沖到溪畔，即採用水流公為名。

水流公出現在頭前溪畔二十年左右，有過輝煌的旺氣，不少中大家樂和六合彩迷到廟裡還願感謝，也有多次賭輸的賭客，懷恨抱怨到廟裡破壞過，目前簽賭降溫，讓水流公恢復早期的平靜日子，廟裡還有人請來土地公和土地婆供奉，增添不少神氣。

## 第四節 靈異傳奇

——屢傳溺斃，暗夜哭聲低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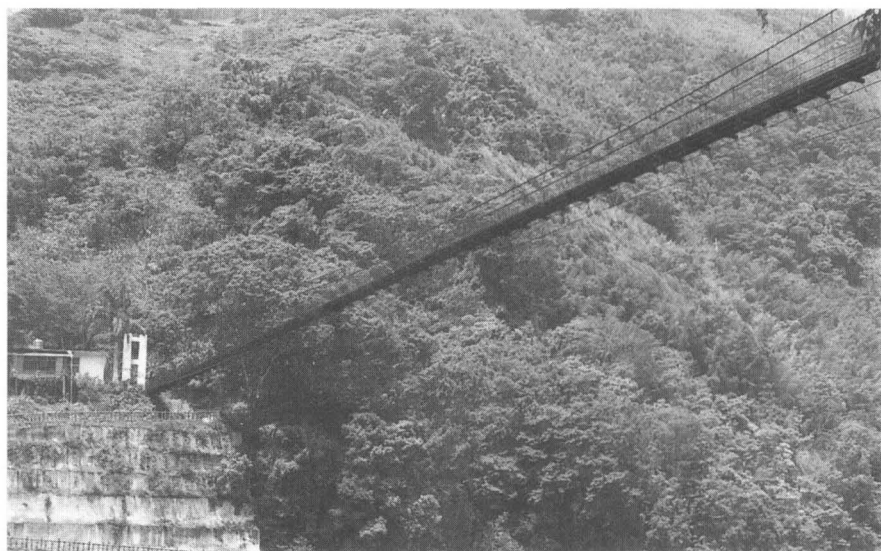
◎劉瑞祺

這是發生在八十四年夏天裡的故事，竹東張姓鎮民是鐵牛拼裝車的司機，平日務農，閒暇兼載運砂石，為生活增加收益，一直以來都順順利利。

話說八十四年七月間某個晚上，他經歷到一個難忘的遭遇，讓他再也不敢到河邊逗留。那天晚上為了避開警察取締，他和平常一樣，利用晚上駕駛無牌照的鐵牛車，前往頭前溪砂石廠載運砂石給顧客。

張某載了前幾趟還算順利，後來趕回砂石廠準備再運一車後就回家休息。不料，偏偏車子出了毛病，他只好停在頭前溪河床開闢的便道上，就地修理。

由於始終無法找出車子哪裡出問題，時間一耗就是深夜十二時。整個大地一片漆黑，四



下無人，耳朵聽到的只有潺潺的流水聲與蟲鳴蛙叫聲。

就在此時，不遠處傳來一陣陣的哭泣聲，仔細聽後，判斷正是小孩子的哭聲。由於當時接近凌晨，不可能有小孩逗留在河邊，張姓鎮民感到相當好奇。他尋著哭聲前往查看時，非但沒有看到任何人影，哭聲也沒了。不過回到車子後，卻又傳出類似的哭聲。

張一直不信「怪力亂神」，不過眼前的情景，讓他感覺怕怕，全身起了疙瘩。原本他打算徹夜修車，但還是打消念頭，把車留在當地，立即步行回家，準備第二天再請人來修。

或許是太累的關係，張某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過來，想到車子還停放在河邊，立即帶領修車師父趕到現場修車。到達現場時，卻看到附近圍著一堆人，還有幾個人哭得好傷心，趨前了解，才知道河邊有一名國小學生不幸溺斃的意外事件。張某心想，前一天深夜聽到的小孩子哭聲，是不是正與這件意外有關？事後他把這件事情的告

◆山林、溪畔，三百年來流傳出不少靈異傳奇。（劉瑞祺攝）

訴長輩時，長輩說，他聽到的小孩哭泣聲，就是小孩的鬼魂，可能已找到了「替死鬼」，準備要投胎轉世。

事後他從旁打聽到當地的頭前溪相當「骯髒」，幾乎每年夏天時，就發生溺斃的意外事件。是否真如長輩所說，是「鬼魂」找「替死鬼」投胎，就不得而知了。

## 第五節 溪州橋下大刑案

——兩哨兵被殺，吳新華集團幹的

◎何高祿

**頭**前溪上有近十座跨溪大橋，每座橋都有讓人懷念的史事。位於新竹市舊社的溪州大橋，在台灣重大刑案上，有一頁相當驚人的紀錄。十多年前湖口雙哨兵命案，讓這條當時不起眼雙線跨溪橋，一夜之間變得車水馬龍。

民國七十二年一月三日下午，溪州大橋下發現兩名被亂刀刺死穿著制服的阿兵哥，經過憲警調查，發現是前夜在湖口裝甲兵學校後門執勤的哨兵，兩人執勤的步槍遭歹徒搶走。

此案發生後震驚全國，軍、警、憲、調和國安局各情治系統全部出籠，一波一波到達溪州大橋進行地毯式搜索調查兇手，不少好奇百姓聞訊到橋上看熱鬧，假日橋上更是車水馬龍，成了假日觀光區。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案子絲毫沒有進展，經過當時各單位研判犯案動機有很多種說法，因為案子一直無法突破，不少人以政治因素切入，認為是中共殺手故意擾亂台灣治安，只



有少數人以單純的搶槍舉動看待。

案子沈寂四年多出現新機，發現是吳新華犯罪集團為了搶槍作案，殺害了雙哨兵，和政治一點關係都沒有。後來吳新華在警方把當年搶奪的步槍起出，吳新華承認犯下這個案子，供出是搶槍後把雙哨兵用刺刀刺死，用車子載到溪州橋上丟棄在橋下逃逸，全案終於真相大白。

案經新竹地方法院審理，因吳新華還涉及連續殺了六人及共同和同夥殺人，總共謀害十三條人命，被新竹地方法院判了十個死刑，另外判處七十九年五個月有期徒刑，審判長宣告應處極刑，被告犯罪行為已泯滅人性，永遠與社會隔絕，以炯戒世人。此案也是新竹地方法院有史以來判刑最重，審判長在判決書中用語最嚴厲的一個案子。

## 第六節 新竹機場

——烽火中，學生冒死勞動、割草

◎潘國正

日本軍國主義在民國二十六年發動七七事變，戰爭開打後，台灣便被建設為日軍軍事基地之一，新竹機場在這個背景下，徵收了附近的聚落，包括下楊寮、上楊寮、莊仔、後湖、過溝、頂沙崙、下沙崙、上下六甲、頂九甲、下九甲、吉羊崙、番婆、雙瓣竹圍、大店、韭菜園、田庄、下過溝仔、過溝仔。

戰爭末期，各個戰場都節節失利，導致戰火也殃及台灣島。昭和十九（一九四四）年四

月，新竹工業學校（新竹高工前身）在新竹孔廟（新竹中興百貨現址）創校，兼收台灣和日本籍學生，分為化學工業科和機械科二班。在烽火下，學生沒有什麼時間上課，都在躲空襲、義務勞動、打造番刀和開墾農園。

日本政府下達「學徒動員令」，要求學生為「聖戰」效命。新竹市各個中學校，包括新竹中學校、新竹商業學校、新竹工業學校和新竹師範學校等學生。每天上午十時到十二時，都被輪流動員到新竹機場割草。工業學校老師福山進認為，美軍飛機都是十到十二點這段時間來轟炸，學校不能把學生暴露在最危險的時段。

上午十到十二點被稱之為「定期便」，日語的意思是「定期班車」。福山進主張改為上午八點到十點去勞動，獲得日籍校長和田武的首肯，他們都認為學校不能把學生寶貴的生命，暴露在空襲時段中，因此工業學校學生和他校學生的作業時間不一致。

這個動員令是新竹州知事（相當於縣長）江藤發佈的命令，工業學校自行變更時間，這在當時很容易被誤解成違背命令的叛逆行為。校長對命令的違抗也有所顧忌，實際了解作業不影響責任範圍後才安心。帶隊老師都趕在十點以前完成割草任務，把學生帶回學校，避免被空襲。

新竹商業學校第一屆學生，也曾參與新竹機場割草，他們甚至因戰時而提早一年畢業。第一屆畢業生楊榮山回憶說，商校是五年制，戰時縮短為四年。他和四、五位同學參加了「台灣少年工」的招募到日本高座軍事工廠服務，其他同學有的去陸軍幹部候補生訓練所、海軍航空豫科、海軍燃料廠等。

光復後，國軍部隊自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從大陸轉進台灣，隸屬空軍重轟炸部隊的第八大隊和屬於運輸大隊的二十大隊機進駐新竹機場，會選擇新竹基地，關鍵因素是新竹空

軍基地跑道長度為八百至一千公尺，這是台灣其他基地所沒有的。台海空戰也都是新竹機場所屬的部隊立下戰功。

## 第七節 為幻象點燈

——成排引道燈，迎接新紀元

◎何高祿

**新**竹空軍基地成功換裝幻象戰機，讓台灣的制空權進入另一個境域，此換裝行動，無庸言的頭前溪在一年多以前即已經得到消息，在河床上為幻象點起迎接燈火。

頭前溪下游接近出海口河段，是新竹空軍基地北邊跑道空中引線，為飛機起降必經之地，也是飛行員尋找新竹機場的主要地標，由日據時代到政府接收新竹機場，無數架次飛機起降中，曾經發生過多次飛機墜落在河床或是河堤的意外事件。

比較讓人印象深刻的一次，是在十多年前一架F-1八十六型戰機，起飛剛離開北邊跑道盡端，就一頭栽到東大路邊的頭前溪河堤上，起火燃燒戰機全毀，幸好當時東大路上沒有車輛經過，否則災害可能會更大。

以往頭前溪河床上，沒有飛機起降的引道燈，去年河床裡悄悄的出現成排跑道引道燈，由河堤邊一直延伸到河中央，總共有七座引道燈塔，每座間隔三十公尺。

很多人以認為河床裡增加引道燈，是為新竹機場開放民航設置，因為新竹機場開放民航，已經喊了好幾年，希望新竹有民航飛機飛航的民眾見到頭前溪裡新加飛機起降引道燈，

都興奮不已。

民航還沒有開放，幻象已經成功的在新竹上空穿梭，讓很多以為頭前溪裡引道燈是為民航而生的民眾恍然大悟，了解到成排站立在溪中的燈火，是在迎接幻象。

## 第八節 無人島

——瓜甜花生香

◎何高祿

### 頭

前溪出海口有二個沖積島，一是北寮嶼，一是舊港島。北寮嶼和南寮一水之隔，南寮已經成了風城西邊相當熱鬧的新興社區，北寮嶼卻依舊是一個無人島。

無人島面積約二十多公頃，由於地勢較低，容易淹水，加上潮水上漲以後，整個島嶼四周被海水包圍，無路可以和外界交通，唯有依賴小筏與外界連繫，早年曾經有兩戶人家居住，因交通不便已經遷移，讓小島成了無人島。

北寮嶼不大但是土地相當肥沃，島上生產的西瓜、竹筍和花生風味極為獨特，以往十分搶手，每逢產季總有人預先向在島上開墾的農民訂購，其中以西瓜的味道最好，水多香脆、甜度適中。

由於年輕人對農作經營興趣不高，在以往經營的農民年邁以後，乏人接手，目前島上種植西瓜和花生農作的數量銳減，已無當年雄風，島上成了荒蕪一片。

這個不很起眼的小島，在十多年前出現一個很大的爭執，有位議員計畫向政府租用小

島，規畫為綜合育樂場，遭到在島上開墾的百姓抗議，認為開發小島應該要和以往開墾的百姓商議，外人不得任意開發。

該名議員也不甘示弱，指責以往在島上開發的百姓沒有出任何租金，免費長期使用是一種霸佔行為，他以合法方式向政府租用，沒有必要和原來開墾者協商，必要時會向法院提出竊佔告訴。

當時雙方各執一詞，頻頻隔岸放話，局勢有些緊張，後來不了了之，該名議員沒有進行租用行動，島上開墾的百姓也漸漸退出耕作，北嶼島之爭落幕以後，無人小島顯得更荒涼，只有進進退退的潮水和小島同歡，過著寧靜的日子。

## 第九節 新竹米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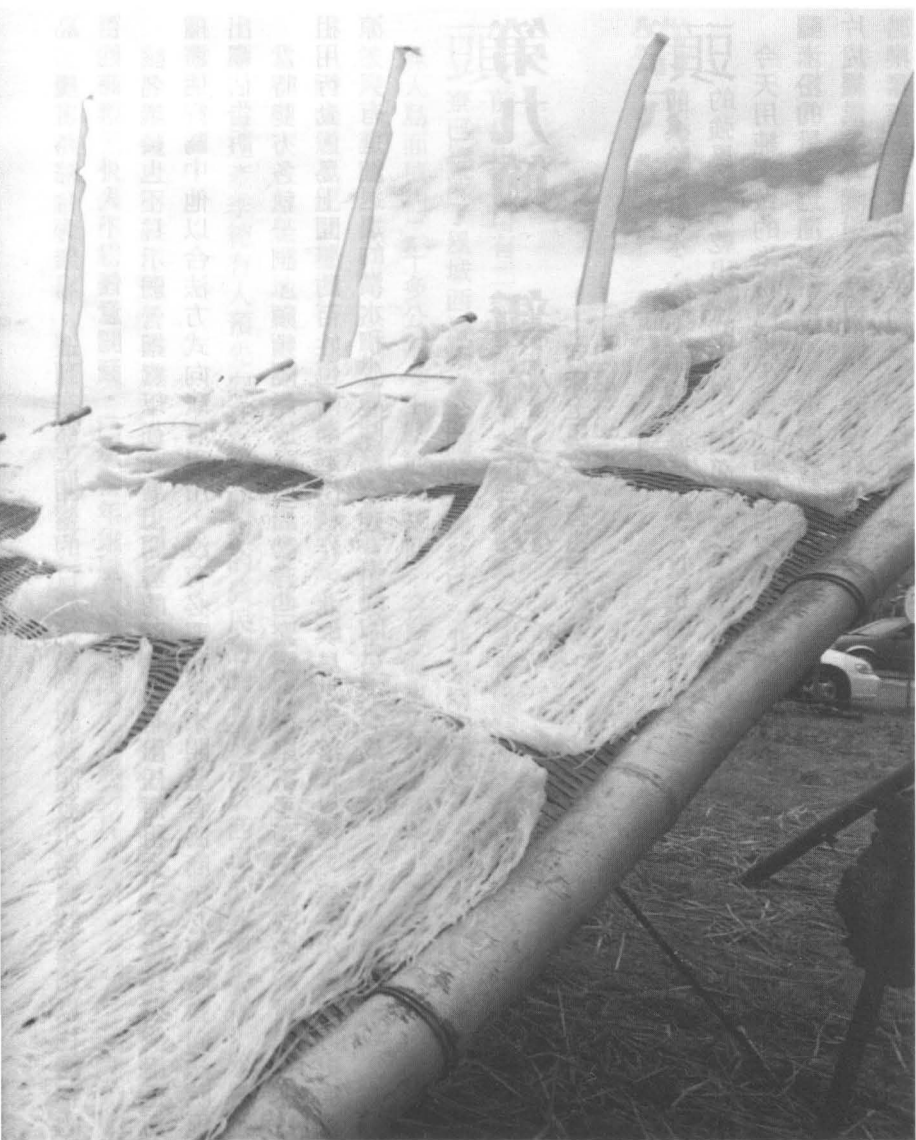
——河床上風乾，有古早味

◎潘國正

**頭**前溪除了有水、有石頭外，還有風。真正的新竹米粉，就是利用沿著頭前溪所吹拂的強風來風乾出爐的米粉，因而有煮不爛、口感QQ的好米粉。

今天用純米做的米粉已經少見，加上能提供風乾的空間逐漸減少，過去走在頭前溪河床曬米粉的景觀也消逝不再。這張照片是十年前在新竹市舊社一帶的頭前溪河床上，看到一片片經風乾的米粉，好似屋頂的瓦片一般，相當好看。

早年舊社有不少家米粉寮，製作新竹米粉，頭前溪河床的海風都是現成的「風乾機」，



◆頭前溪河床曬米粉景致，是新竹特有的景觀。（潘國正攝）

隨著歲月的流轉，米粉寮逐一消失，只剩下一家位於新竹市浦雅街底沒有招牌的店，陳列著古早作米粉的機器，是舊社現存最老的米粉店——永福米粉廠。

永福店製作米粉已經經歷四代，張媽媽一家人早上兩點多就起床開始磨米，將米瀝乾，蒸一個小時後再用機器攪拌讓米漿有彈性，再用模型將米粉一條一條壓出來，做好的米粉



再蒸第二次，蒸完後再利用新竹風曬乾，就是又香又Q的新竹米粉。

永福米粉店是純米做的米粉，就是傳統口味的米粉。市面上的米粉多數摻玉米粉，雖然煮起來色澤比較漂亮，但是口感就沒有純米的米粉好。想吃純米做的，傳統米粉香軟新竹米粉，就要到舊社的永福米粉廠。

## 第十節 大陸人上岸

——從溪口入境，拍照存檔

◎潘國正

**台**灣光復初期，大陸國共內戰開始，大陸沿海居民一波波搭著帆船渡海來台。民國三十六年大陸還沒有淪陷前，大陸人民搭船從頭前溪口上岸，負責檢查登記大陸人民的是南寮派出所警員，地點是在富美宮一帶。

地方耆老謝煌坤回憶說，台灣光復後就陸續有大陸人民搭帆船從頭前溪口上岸，當時富美宮還沒有改建。民國三十六年大陸來台的人潮愈來愈多，可能和大陸局勢動亂有關。

當時從舊港上岸的大陸人民，多半是福建省人，就好像今天的偷渡客，但是那個時候是允許他們上岸「入境」的，也不必護照。上岸後，南寮派出所警員除了注射疫苗和檢查攜帶物品外，還要拍人頭照片存檔，謝煌坤就是負責拍照的攝影師。他的妹婿彭榮枝是派出所主管，也是北門國小的同學。

謝煌坤表示，一天大概有三、四艘帆船進港，一艘船都有四、五十人。當時福建沿海可



能因長年抗戰加上共軍出沒，人民的生活不怎麼好，加上台灣有些親戚朋友，而帶著大大小小搭船來台，來台時多半都穿著台灣衫，帶著一個網子，放一些生活用品。

上岸登記後，那些大陸來台人士就沿著今天的東大路徒步走入市區，各自找親戚朋友棲身，當時的東大路都還是石子路。謝煌坤曾經在賣切仔麵的麵店遇到上岸的大陸人，也曾向法院遇到大陸人，可能是法院有關係，就找了工作安置。

## 第十一節 王瀚住在溪畔

——從小泡水裡，成水中蛟龍

◎潘國正

### 為

中國人精神而游的王瀚，創下第一位中國人挑戰英吉利海峽成功的紀錄，他是家喻戶曉的長泳健將。也許大家不知道，他就是泡在頭前溪溪水長大的新竹子弟。

王瀚本名王春雄，家就住在頭前溪旁，早年新竹知名的雙美人醬油就是他家經營的。由於家就在頭前溪旁，當年清澈的溪水，自然是他活躍的空間。

畢業於新竹中學二十三屆的王瀚，就學期間的校長是著名的教育家辛志平，辛校長要求每一位新竹中學學生都要能游五十公尺才可畢業，這項嚴格要求對出身在頭前溪旁的王瀚，就像是喝水一樣簡單。

十年前王瀚接受講義雜誌訪問，回憶過去年少時代學習游泳的經歷時說，「游泳從小就像呼吸一樣自然和需要，我是泡在溪流中長大的，我家在新竹，屋旁的頭前溪和郊外的峨

帽湖，一個可以打水仗，一個可以比賽游泳」，道出他靠水玩水的心境。

頭前溪用台語讀，就是我家「頭前」的溪流，對於居住在頭前溪旁對王瀚而言，是名符其實我家「頭前」的溪流。

## 第十二節 南寮國小

——學生涉溪，多是海的子民

◎潘國正

### 頭

前溪下游有一所學校——南寮國小，這所學校日據時代的校歌，前二句就是「頭前溪口水清清，海灘白砂浪靜靜」，學生們多數是海的子民。

南寮國小的前身是舊港公學校，更早是在民國七年以「樹林頭公學校康榔分校」名義成立，日人實施義務教育後才改名為南寮國校。

南寮國小退休的護士蔡彩炤回憶說，渡邊校長有滿腮大鬍子，讓學校師生印象最為深刻。他最喜歡生吃蚵仔，後來他過世於學校的校長宿舍。地方知名攝影家謝煌坤也曾和渡邊校長一起到井上溫泉拍照，當時和渡邊校長以及一些青年團團長前往旅遊，留下一些歷史影像。

日據時代的南寮國小，學校的標誌就是「海錨」，學生穿的運動背心就印有「海錨」，說明這所學校和頭前溪的關係。

前北門國小校長戴友銓是該校校友，他曾回憶說，當時從新港村老家到學校上課，要涉

過二條河水。夏天還好，冬天時，冰寒的河水刺入骨髓的感覺叫人難忘。尤其遇到漲潮時，涉水的同學都要脫掉衣服，成群結隊的過河。

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政府派曾浴蘭代表接收，第一任校長是林家謙。林家謙從「樹林頭公學校糠榔分校」時代、民國八年起，就在學校任教，到台灣光復後接任光復後第一任校長。林家謙校長任內只做了一年，光復後第一屆畢業典禮的校長是蘇春波。

戰爭時期，學校師生經常可以見到美軍飛機，因為美軍都是沿著頭前溪口飛行進入市區轟炸。轟炸機場時盟軍的飛機是沿著海岸線，從港北里海邊進入轟炸。

民國三十三年時，盟軍飛機來轟炸，日軍在港北里，現在大陳新村附近的高射炮陣地。兩隻高射炮攻擊盟軍飛機，一架盟軍飛機被擊落，死了五、六個美國人，埋在七號公墓。光復後，美軍派人到南寮領回屍體。

## 第十三節 溪畔的模特兒

——吆喝同好攝影，小姐展胴體

◎潘國正

民國三十九、四十年間，新影照相館老闆謝煌坤，帶著店內的師傅和喜好攝影的同好們，曾在頭前溪拍攝人體模特兒。

現年七十五歲的謝煌坤回憶說，當年頭前溪水的清澈，不僅有許多魚蝦可抓，夏天也有許多人在溪水游泳。他在東門城一帶的東門街開設新影照相館，為了讓同好們相互觀摩，



每個月都舉辦「紙影會」，也就是展示大家拍得好的作品。

五〇年代照相機還是很昂貴的奢侈品，很少有人有餘力擁有。當時的人像模特兒也不多，多數是酒家的小姐，那個時代酒家是生意人和官員常去的場所。酒家小姐也多半是外地人，如桃園、基隆的出外人。

酒家小姐都是晚上上班，白天沒事就跑到他店裡，吆喝著攝影同好出去拍人像外景，頭前溪就是最常去的地方。

當時的女性是保守的，酒家小姐就比較大方，不過還是要經過設計，設計的過程是，男性們用竹筏載著模特兒，然後用力搖，模特兒站不穩就跌到頭前溪裡，衣服濕了就大方了。

◆頭前溪畔模特兒寫真。(謝煌坤攝)

# 第十四節 挖砂石

——賺外快作建材，留下致命危機

◎潘國正

**頭**前溪什麼不多，只有石頭最多。五、六〇年代，這些大大小小的砂石，在缺乏就業機會下，成為民眾打工賺外快的副業。這種相當於苦力的工作，除了一般民眾參與外，也有部分來自於退伍軍人和軍眷村民。

頭前溪上游在日夜不斷的沖刷下，到了頭前溪橋一帶，形成大大小小的砂石，是最佳的建築材料。新竹中學歷史老師張德南回憶說，他的母親就是職業性的在頭前溪畔挖砂石，他利用假日看母親，也陪著挖砂石。

當時約在民國五十年到五十二年間，職業性的挖砂石，一天約可以挖一牛車，約二立方米，一車二十四元，當時老師月薪大概是三、四百塊錢。因此工作雖苦，為了生活和子女教育，賣命也要做。

利用假日的業餘者，大概二個人可以挖一牛車。那個時候，從新竹到台北的慢車票十六塊半，張德南為了省下一塊錢，在萬華下車，再走路到師範大學唸書。

挖砂石要自備工具，如果沒有工具，現場有工具出租，一個尖嘴鋤和畚箕一天四塊錢。挖砂石要戴手套，不然手會磨破，指甲也不必剪。砂石大小要經過包工的篩網過濾，太大的不行，太小就被篩掉。這些砂石多半是用在建築材料之用。

這種苦工最辛苦的是在大大太陽下，把沈重的砂石抬到牛車上。當時新竹市部分挖掘的地點在今天舊社通往頭前溪邊，出口則在苦苓腳一帶，從東大路運到市區。牛車是包工提供



◆五〇年代牛車入溪採砂石，白鵝優游於溪水中。（謝煌坤攝）

的，因此當地有很多牛車路。

也因為砂石挖得河床東一個坑、西一個坑，造成河床有許多漩渦。當時的頭前溪水還很乾淨，學生都會到溪水游泳，不少人因遇到漩渦而喪命黃泉。另外堤岸上也有許多蛇籠，因颱風洪水侵襲而掏空，也常發生游泳跳水的人，頭插到蛇籠內而喪命。

每有洪水沖刷，頭前溪堤岸就必須動員義務勞動復原修護，當年縣府經常發動義工，在頭前溪義務勞動所留下來的影像，撈砂石的場景也是如此。

# 第十五節 學生抓匪諜

——溪畔游泳，游出一段英雄事蹟

◎何高祿

## 在

頭前溪歷史文化中，除了孕育出有血、有淚，抵禦外侮保疆衛土的情操外，還有一段緊張刺激的偵探故事。

「保密防諜，人人有責」，是民國四、五十年代政府安定社會的主打標語，深植民心，有不少捉匪諜的故事；其中讓人記憶深刻的一件，是初中學生在頭前溪裡捉到匪諜，轟動一時，捉匪諜的初中生還受到隆重表揚。

那個時代把匪諜形容成無孔不入、擾亂社會治安的歹人，初中學生在頭前溪捉到匪諜的消息傳出以後，更是讓人感到匪諜到處都有，連人跡稀少的頭前溪都會有匪諜，真是不得了，大家要小心。

民國四十年底，新竹第一初級中學（現建華國中前身）多名不喜歡讀書的學生，一道蹺課到頭前溪中華路大橋附近溪畔游泳，在游泳戲耍之際，有一名中年男子主動來和他們搭訕，問東問西不說，後來還問他們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狀況。

學生們感到不對勁，這個陌生人幹什麼問那麼多事情，讓學生意外的是，陌生人還約他們翌日同時同地再見。翌日學生們再度蹺課到溪畔游泳，陌生男子也出現在溪畔，問的問題更多，學生們覺得這是匪諜的行徑，游泳結束以後到當時位於東門城旁的新竹憲兵隊，報案說頭前溪有匪諜，要憲兵到頭前溪抓匪諜。

當時憲兵隊對初中生會判斷誰是匪諜並不太相信，把報案的學生趕出去，要他們回學校

好好讀書，不要亂跑，但學生們並沒有因此放棄抓匪諜念頭，次日和陌生人在畔溪見面以後，再度到憲兵隊報案。

學生們以哀求的神情，拜託憲兵叔叔相信他們，憲兵隊半信半疑的派人到頭前溪畔了解狀況，發現學生們提供的情報很確實，之後便逮捕那個陌生人「匪諜」法辦。學校得到憲兵隊通知，了解學生們有協助抓匪諜的機智反應，於是在早上朝會時公開表揚，還給抓匪諜的學生們，每人記了二個功。